

大上海

天地豪情

泳群 著

大上海三十年的风云变幻
洪门两代人的情感纠葛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大上海

天地豪情

大上海三十年的风云变幻
洪门两代人的情感纠葛

泳群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上海天地豪情/李泳群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-7-80673-963-1

I. 大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1408 号

作 者:泳群

选题策划:张国岚

责任编辑: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责任校对:成 仁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-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-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-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495 千字 印 张:22.25

版 次:2007 年 4 第 1 版

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0000 册

书 号:ISBN 978-7-80673-963-1

定 价:2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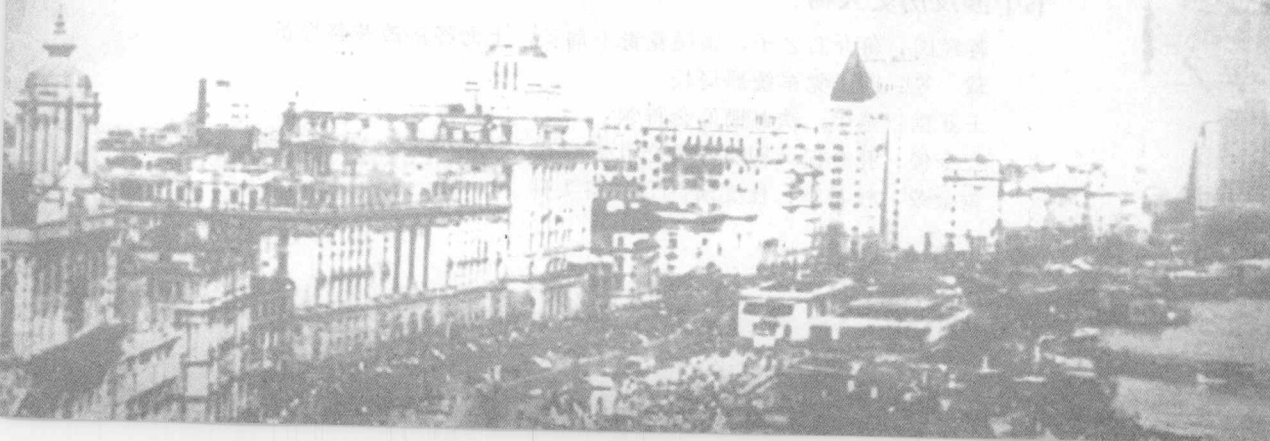
大上海

兄弟情深

之内容回顾

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，青年军人出身的常啸天因遭陷害，与好友林健一起投身上海黑帮，却又在帮派内讧中，误伤好友致死。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，他信奉无政府主义，创建洪门社团讲义社，渐成帮派首领、海派大亨。他与豪门女孩、留英律师蒋清深深相爱，却为了抚养好友遗孤林小健，在婚礼当口与未婚妻分道扬镳，为兄弟情义舍弃了爱情与婚姻。抗战期间，常啸天因坚决不当汉奸而遭致日伪迫害，避祸香港、重庆期间无奈开始与国民党接触，并为军统头目戴笠利用。

抗战胜利后，常啸天重返上海，遭到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的追查，其社团和公司都遭到前所未有的重挫。长大成人的林小健正直聪明，虽然对帮派的血腥杀戮感到迷茫，还是身不由己地成为社团接班人，他逐渐接掌义父的生意和职务，用善良的心帮助社团底层，保护因痛恨黑社会而投身警界的发友吴浩海，对自己真实身世却一无所知。



故事主要人物介绍

第一代：

常啸天：洪门大哥，忠义社社团首领、上海天华总公司董事长

林 健：杀手，常啸天结义兄弟

邵晓星：忠义社风雷堂主，天华公司总经理

黄省三：忠义社天龙堂主

雷 彪：忠义社乘云堂堂把子

阿 堂：忠义社社团总执事

蒋 清：美籍华人律师，常啸天未婚妻

钟月儿：护士，林健妻子

惠若雪：京剧名角，常啸天妻子

闫 意：闫森女儿，黄省三妻子

邵丽敏：外交官之女，蒋清好友，邵晓星妻子

梅 萍：青红帮成员，钱朗侄女，上海富商徐氏遗孀

阿 芳：常小健保姆，常啸天情人

吴 妈：常公馆管家，吴浩海姑妈

关有德、倪子善：忠义社元老

第二代：

常小健：林健、钟月儿之子，常啸天义子

常小康：常啸天、惠若雪之子

蒋 器：美籍华人，常啸天、蒋清之子

吴浩海：国民党员，常小健朋友，常府管家吴妈之侄

蒋芸姗：共产党员，蒋清侄女，常小健未婚妻

慕容倩：嘉陵公司职员，吴浩海妻子

简淑兰：电台播音员，蒋芸姗大学同窗，常小康情人

田 冰：共产党员，蒋芸姗大学同窗

小 宇：忠义社成员，常小健跟班兄弟

汪 煜：杀手，汪铭九之子

阿 香：赌台小姐，小宇未婚妻

书中涉及历史人物：

蒋经国：蒋介石之子，国民党青干局长，上海经济改革督导员

戴 笠：国民党军统局局长

王亚樵：杀手，铁血锄奸会首领

孔令俊、孔令侃：四大家族之孔家后代，上海嘉陵、扬子公司董事长

黄金荣、杜月笙、杜文藩：青红帮头目

第四十七章 危难真情

民国三十六年的初夏。

喧嚣繁华的大上海，在这个季节里，显得悸动焦躁。空气中布满了热辣辣的民声，报刊上长篇累牍是激烈的论调，国计与民生似乎全都悬于一线。而官场上、交易厅内依然暗流涌动，有人大把地赚入黄金美钞，有人悲惨地抛光家当，十里洋场仍旧上演着各色不同的剧目。在常啸天的心里，这一切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的动乱，司空见惯，而在年轻人眼中，新鲜的空气与暗污的江流正各擅胜场，难分高下。

常小健是年轻人中的例外，他主持忠义社的事务已经一年多了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的面孔越来越带了和年龄不相称的沉稳和冷静，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血腥，使他的眼神变得冷酷，行走或静立在大庭广众之中时，他的潜意识会觉得自己如同一头猎豹，总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中。他知道，自己会像父亲那样，随时可能遭遇突如其来的危险，因为他的身份已经是忠义社的副社长、天华公司的总经理、上海滩最年轻的帮派老大。他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像常啸天，也爱穿黑色的大衣，脸上挂着与生俱来的自信微笑。忠义社的老一辈人对他的态度已由喜爱变成尊重，因为他惊人的才干早令他们刮目相看；而他自回沪露面，就在同辈人中间奠定了无可争议的地位，他的身手和胆识被小兄弟们传颂不已，连心高气傲的吴浩海都被他折服，所以，他已经赢得了社团上下的一致认可。

春风得意马蹄疾，当他身后跟着一群虎虎有生气的年轻人，走在上海街头时，俨然已挟了王者之风。



波音客机停在雨中的虹桥机场。

蒋器挽着雍容华贵的母亲下了飞机，刚和舅舅蒋湛打了个照面，蒋清已经被一群政要和外国人团团围住。蒋器显然已经习惯这种场面，一笑闪开，和小表弟阿斌共执一伞。

蒋清这边镁光闪动，头上盛开着好几把雨伞，她正以外交家的风度，一一和接机者握手寒暄，但出了机场，她还是上了兄长的汽车。

车上，蒋器左顾右盼地问：“姍姐姐呢？她怎么不来接我们？”

蒋斌关上车门：“阿姐？现在我都难得一见，她可忙了！”

蒋湛也向妹妹恼怒地抱怨：“都已经有一个月没见到她回家了！天天忙着游行演讲、反美扶日，把家忘得一干二净，我看她早晚要成共产党！”

蒋清皱眉道：“这怎么行！搞政治也要等完成学业，等我和她好好谈谈，她那么优秀，可不能耽误了自己！”

蒋湛道：“她把我们的口堵得严严的，课程不但一点不耽误，还门门优秀，唉！我现在宁肯她笨一些、傻一些，女孩子聪明起来真是可怕！她最听你的话了，但愿你劝得动。”

蒋斌笑道：“阿姐呀，她不反对姑妈就不错了！姑妈、阿器哥，你们这次回到上海，上街去可千万别说是美国人，现在全上海都在反美扶日呢！”

蒋湛训斥儿子：“不要胡说！你姑妈致力中美交流，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，和你说的风马牛不相及！”

蒋清惊讶地看着哥哥：“哎，听你的口气，好像也在支持反美扶日吗！”

蒋湛道：“远东军事法庭确实可恶，是中国人都会有反感的。”

蒋器听得似懂非懂，不过想到妈妈居然要出面劝表姐，不由暗笑。他虽然不理睬政治，但对人对事看得倒很清楚，表姐芸姍的性格和妈妈蒋清是惊人相似，她们都精力充沛、热情洋溢，一旦投入到事业中就追求完美，异常忘我。这娘儿俩要是互相劝起来，说不定是干柴烈火越说越着。

他不由想起了一年前表姐送他的情形，那时他就说风和云早晚要聚在一起，他这次挟雨而来，是不是意味着他和表姐的风云际会呢？他摇下车窗，望着乌云密布的上天空，突然绽开了一个笑容。

大学生蒋芸姍现在只愁时间不够用，她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边跑，觉得快被太阳烤化了；晚上，那些秘密集会是如此频繁，隐隐的危险中蕴含着年轻人渴望的那种刺激。她现在是上海学联骨干，被太多激动人心的事情充溢了身心。五月下旬，她带领圣大的同学参加了交大召集的万人反美扶日签名活动。现在，她多方联络教授和社会名流，正准备召开座谈会，初步决定要同市长吴国桢辩论。

表弟蒋器回来都好几天了，她也顾不上去看他，她是如此忘我地投入到学运中去，连田冰她们都奇怪这个富家大小姐哪来这么多的精力！她的领导人何苍劲先生最近也不时提醒她要注意休息。蒋芸姍心里最清楚，她这样拼命地工作，除了她的政治热情，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，那就是久久不愈的感情创伤。在学校里，她几



乎天天都能遇上那可恶的常小康，他总是频繁出现，送花写诗，大献殷勤，无论怎样拒绝，他照样死皮赖脸地贴上来。每到被他纠缠的时候，总令她想起他那个叫常小健的兄长，想起她自己那段充满耻辱的感情付出。她无论如何想忘记，却总是忘不了！这常家兄弟一个在身边如附骨之蛆，一个在心中如寄生的蛔虫，全都恶心之极，却挥之不去！

此时的常小康刚刚读到大二，已然成了声名远播的流氓学生，经常倚仗了家世在学校内外聚众斗殴闹事、炫耀武力。蒋芸姗在学校搞活动，真还有些忌讳他的这种身份，不能同他翻脸，因为，她们的斗争越来越隐秘，再不能因为自己感情处理不当，而给工作带来负面影响。

虽然和祖父、父亲的思想有着天壤之别，但在蒋芸姗内心深处，却还认可蒋氏家族所恪守的家风。她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严肃、道德观念纯正，而从常氏兄弟的言行中，她似乎已经看到了常家的恶劣家风，一旦联想起黑社会、帮派老大、常小健明显的私生子身份，还有他接触的什么女明星、他们家那个阴阳怪气的姆妈，她就不寒而栗。那样的家族注定是充满了邪恶，而常家兄弟只是邪恶之树上必然结出的果子，虽然外表好看，但全是金玉其外、败絮其中。

这些联想，让她对那个叫做常啸天的黑帮头子日益鄙视和憎恨。可年轻的她并不知道，自己的家族和常家居然在二十年前就有了极深的渊源，表弟蒋器就是常啸天的亲生儿子，而令人讨厌的常小康，居然会和蒋器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

由于注定要纠缠于这种复杂的关系中，年轻人的幸福和不幸就都由这个夏天开始了。

最近，陈阿水不知触了什么霉头，接连走起了背运。自打去年被常小健禁止了毒品生意，风雷堂的收入直线下跌，他心有不顺，常常发些无名火，今年春节刚过，竟把一个上门来认父的学生仔给暴打了一顿，可能下手重了些，法庭给他送来传票，说这一对母子把他告上法庭，指控他遗弃。阿水眼珠子没气出来，玩了半辈子女人，第一次阴沟翻船，一气之下，就要干掉这对找麻烦的母子。

常啸天得知此事制止了他，因为邵晓星的案子在前，他不想兄弟再惹上官司，虽然只是一般的民事官司，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审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最后，轮到常小健为这位风流阿叔揩屁股做善后。好在忠义社这样的社团，都有自己的御用律师，常小健和律师分析后得出结论，那母子敢于这样纠缠，只是为争一口气。他叫律师私下打通了法官，把案子在最小的范围内做了缺席判决，给了那母子一笔抚养费，又软硬兼施叫她们离开上海。这一下虽然达到了不事张扬的目的，但阿水名义上真的成了一个无名小子的亲爹，再出席社团集会，就被知情的老大们笑得有些抬不起头来。

可事情却似乎没完没了，从三月起，他的情史又叫一家小报登了连载，一登就是一个月。自从常啸天派他到大上海经商，到接手邵晓星管理风雷堂，他今天已经俨然是上海名流。这些年来他风流成性，女人无数，人人尽知。小报虽然用了化名，明眼人却一下就能看出是他，加上那作者的手笔很是下流不堪，阿水便愈加愤然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他这次不再知会大哥，直接叫唐辕砸了报社，拘了小说的主笔。

因为常啸天算得上一个风雅的帮派老大，所以忠义社一直在文化界颇有些朋友，

这一阵便接连有人给常啸天打电话来讨人情，要求放人。阿水这一次咬得很死，说什么也不肯放。常啸天理解他这一段时间因为女人很受了些气，丢了面子，有意耍耍威风，也就由他去。一直以来，这个兄弟不思婚姻，使他心下内疚，他总认为源头在当年阿芳的拒婚。由于有了这个心结。所以，尽管阿芳已经成了他的女人，但他从来不给名分；而阿水尽管玩女人玩得出格过火，他也从来不加干涉。

常公馆。

早餐前，常家父子照例坐在大厅浏览当天的报纸，现在报界的言论很是自由，正热衷披露发生在各地的抗议示威事件和真相，天天抨击政府暴力、内战的新闻也不少，爷儿俩偶尔做做交流。令常啸天感到欣慰的是，小健冷静超然，丝毫没有时下青年人的浮躁，对时局的看法见地独到、高屋建瓴，很对他的胃口。

尽管如此，今天的报纸还是让小健心动了一下，那是一则迟到的消息，讲成都的大学生在请愿过程中突遭军警镇压，打伤二百多人，逮捕的学生过百，造成了重大流血惨案。他第一想起了小弟，脑中还短暂地掠过一鲜活美丽的影子，但只是一闪而过。他急忙叫来忠贵，吩咐去学校接二少爷回家。

惠若雪正下楼来，担心地问：“这么急叫小康回家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自从天华公司和大儿子的一次恳谈，惠若雪维护了儿子的同时，也失去了继母的最后一点尊严，她已经不能再把常小健当成后辈，面子上也再显不出来母亲的做派。随着常小健在社团中担任要职，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日渐重要。常啸天凡事必要垂询这位长子的意见，而且经常是言听计从，常家事实上已成了这父子的天下。惠若雪心中常有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的酸楚，但面上还是要讨得一个好。

常小健对继母的态度倒是始终如一，他指指报纸：“大学生闹得很厉害，南京已经开始镇压。我担心小弟也卷进去，找他回来叮嘱一下，课不紧的话干脆回家避一阵。”

惠若雪赶紧拿起报纸来，她识字不多，断断续续也只能读个大概，看了半天惊叫了声：“哟，都死人了，这些个学生崽不好好念书，闹个什么吗！”

常小健道：“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，直接导致时局不稳，自古亦然。大学生的家乡到处都在闹饥荒，反政府情绪自然是越来越高，更何况还有反对党从中鼓动。”

惠若雪似懂非懂地点着头。常啸天接过话头：“你叫小康千万不要卷入学生运动，最近忠义社风头出得够多了，小邵还在狱里，阿水就跟着出事，要是阿康再起哄添乱，别说我这当爹的不管！”

惠若雪见丈夫把话说绝，赔笑道：“康儿不是没眼色的孩子，咱们家又不缺吃穿！阿健不是说接他回家来避风头吗！”

常啸天嗯了一声向饭厅走去，边走边吩咐：“如果市政府和警察局方面再和我们提要求维持秩序，我们宁可出钱，也不许兄弟们充打手，我们不当蓝衣社！拿些个学生出气我最看不惯！”

常小健应道：“这个我知道。爸爸，现在满街号召多用国货，反美扶日。我们正在这个风口上和美国人做生意，要不要暂缓？”

常啸天在餐桌一头坐下，伸伸袖管，接过佣人递上来的手巾擦擦手，嘴角全是冷笑：“学生只不过是受人利用，说几句爱用国货就能禁止美国货倾销了？就能阻止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？法币贬得是一日千里，我可是有大批兄弟要开饭呢。生意给我照做，不过不要太招摇。今天的美国人不是当年的日本人，用不着危言耸听！”

“爸，我好像听说您年轻时候在大学里，也是个激进分子？”常小健笑着问父亲。

常啸天兴致一下被勾起来：“是啊！一看学生上街，我就想起当年。我称得上是他们的祖宗喽，那时候清政府还没推翻，巴黎和会上的二十一条成了导火索，我们火烧赵家楼，天天嘴里都是德先生、赛先生……”

“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！”常小健笑着向姆妈解释。

“我搞学生运动的代价是一年多段祺瑞的大牢，当时爸爸穷啊！有钱有背景的同学一个个出去了，就是没人搭理我这个县城出来的穷小子，那一年多让我脱胎换骨！”常啸天忆起当年，感慨万分，“唉，政治这东西真是碰他妈不得！还好健儿早早成材，再用不着念这些个什么破大学；小康只知道吃喝玩乐，根本不关心政治，想想倒也是好事。要不就看透世事，超然物外；要不然就庸庸碌碌，凡事不上心，都不会惹太多麻烦，就怕能力不足又强出头！”

惠若雪听见说儿子庸碌无为，心中不高兴，又不能发作，而最后一句话又像是在对她指桑骂槐，便低下头去。

这弦外之音常小健也感觉到了，忙岔开话题：“爸爸，阿水叔那边您是不是再劝一下，那小报记者关得太久了，怕是麻烦事，我们已经接到了报界的抗议信，据说他们还酝酿小规模的抗议行动，要在公司门前举行。我看不如教训一下放了吧，他已经吓破了胆，不会再出去胡说八道。”

常啸天皱皱眉头：“哦，抗议？人关多久了？”

“两周了。”

“什么来头，查过没有？”

“倒没什么来头，一个专门收钱写命题作文的。”

“叫阿水做掉吧！”常啸天轻描淡写：“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不能再授人以柄。”

常小健半天没出声，看见父亲目光投来，默默点点头。惠若雪这回听懂了，蹙眉瘪瘪嘴，心道这种事也在饭桌上讲，真恶心的。

晚上，常家二公子小康被接回家来，进门见家人都在大厅中。自从和大哥有过那一次别扭，他始终有些怕见大哥，加之后来知道了母亲的斡旋，使他更觉尴尬。这两个学期里，常小健再不去圣约翰接他，他也很少主动回家。他先问候了父母，和大哥打了招呼便要上楼，没想到，父亲破例语气和缓地叫住了他：“阿康，这几天你们学生闹得厉害，坐下来和我们讲讲情形。”

常小康十分意外，先看看妈妈，又看看大家，他头一次觉得父亲的重视，竟要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消息。妈妈正在对他鼓励地笑，大哥也走过来拉他坐下，常小康便有些诚惶诚恐，恭恭敬敬面向父亲：“是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宿舍里还有人在写标语，尽什么爱用国货、反美扶日的那些词儿。他们还准备上街游行。”



常小健道：“警备司令部传出来消息，军警已经处于临战状态，明天一早就封锁各大学校园，政府要弹压了！”

常小康有些兴奋：“啊？这么厉害呀，好，叫他们闹！还要把我的美国行军床砸了，借他们个胆！”

“是啊，北平、南京学生游行全都发生了血案，这一次上海市政府是吸取了教训，防患于未然。小康，早一点接你出来，就是怕你出事。”

常小康不以为然：“我不是民主派，也不是激进派，游行我不去，活动不参加，谁敢把我怎么样？我早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。那些个傻瓜和人家军警玩命，图个什么劲儿！”

常啸天大觉逆耳，这个小儿子的性格实在不对他的口味，和他当年的血性相去甚远，忍不住要出言讽刺一番：“我们家二少爷也知道见风使舵、明哲保身，很好！识时务者为俊杰！”

常小健提醒父亲：“明天要和美国的那家轮船制造公司正式接触。既然市面这么乱，我们是不是通知他们再等一等？”

常啸天一提起这宗生意便兴致勃勃：“等什么，立刻谈。越是这个时候，才越是和美国人做生意的大好时机，没有竞争没有压力，要多稳当有多稳当！你不是已经和他们约好了吗？”

常小健道：“是，一周前就约好在海军指挥部里。爸爸，您这样重视这个生意，不如亲自去看看。”

常啸天笑着摇摇头：“我相信你的本事。那两个美国人年纪也不大，你和他们打交道会更谈得来。这个买卖要是谈成了，天华的进出口贸易会稳居上海头三位，明天看你的了！”

“放心吧爸爸！我前期工作做得很足，预计有七成的把握。您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！”

到了这种时候，惠若雪、常小康只有瞪着眼睛看他们高谈阔论、指点江山的份儿了。

翌日，谈生意的常小健，劳斯莱斯车被阻重庆路。

此处离目的地美国海军指挥部只有几百米，却再也走不过去。一辆辆飞行堡垒正大鸣其笛，向西疾驰，一辆辆满载军警的长卡也跟着呼啸而过。小宇看见常小健一个劲儿地掏出表来看，不由急躁：“神气什么，军警了不起？”

小魏刚要乘隙启动车子，又有了大队美式装备的骑警队招摇过市。车是走不了，常小健决定弃车步行，他让小魏将车停上路边，带着小宇跳下车，街道两边已经挤满了人，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：“怕是要出事，警察比学生还多！”

“交大、同济、复旦几个大学全被军警包围了，子弹上膛，随时要开火哟！”

“这些学生娃娃也可怜，手无寸铁不要命了！”

正议论着，一支学生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，中间有些身量矮小的像是中学生。军警如临大敌，分出一股去抵挡。一时间，像掺了黑芝麻一样，学生队伍里冲进大批军警，队形立刻混乱。可学生唱着歌、喊着口号，仍旧源源不断地拥上来。远处

有学生拎了柏油，在海军指挥部的墙上大书“Getout（滚出去）！”，立刻赢得掌声一片。

指挥部里，一些美国水兵开始还探头探脑想看热闹，这下子方明白愤怒的矛头竟是指着他们，纷纷缩了回去。

外滩路上，军警与学生的冲突已经升级，开始混战成一团。常小健被拥在围观的路人中，再也动不了。小宇看了冲突，不停地骂着“杂种”，常小健知道他年纪虽小，性情却很刚烈，怕他路见不平弄出事来，便拉着他看能不能退回到车上去。正在这时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孩从眼前匆匆而过，边走边用生硬的语调问：“谁知道，圣约翰大学在哪里？”

常小健认出他来，闪念间下去拉住他：“蒋器，你是不是在找蒋芸姗，她在这里吗？”

蒋器正在游行队伍里张望，闻声回头愣愣地点点头，旋即发现竟是常小健，马上瞪了一眼，用力甩开他的手，拨开人流继续寻找表姐。

小宇挤过来，骂道：“健哥，这小子是谁？这么凶？”

常小健已顾不上回答，因为一大队骑警上来了，高头大马踏得尘土飞扬，钢盔制服棍棒飞舞，一时间街面大乱！

常小健身边一拨学生被骑警冲散，两个瘦小的女孩子尖叫着撞在一起，都绊扑在地，眼看就要被马蹄踏上，常小健一把一个抱开她们，听得脑后风声躲闪不及，竟实实在在挨了一警棍，眼前一黑险些扑倒在地。

小宇抢上来扶住，大喊大叫：“你下来！”就上手拉骑警。骑警早打顺了手，警棍已经抡得有些疯狂，劈头盖脸又朝小宇打下来，常小健清醒过来，拉起小宇奔向路边。行人早已退避三舍，人行道上让出一大片地方，看车的小魏早从车上跑下来，挤开人群大叫：“太少爷你们没事吧？”

常小健抚了头摆摆手，得救的两个女孩儿站在人行道上哇哇大哭，十分凄惨。常小健再回头，又见不少学生辗转挣扎在血泊中，眼前立刻出现那个神采飞扬指挥大合唱的女学生。他向小宇急急吩咐一声：“千万别动，就在这里等着我。我去去就回来！”

他一头冲进混乱之中，小宇小魏都傻了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健哥会蹚这道浑水，大呼小叫哪里还找得到常小健的身影，只能互相埋怨着原地不动，引颈望到学生的血和高压水龙一齐飞溅，急得大汗淋漓。

常小健已经吃过一次亏，这次有了准备。他问清楚后在混乱中左躲右闪，几分钟后人已经在海军指挥部门前。他看到圣约翰和光华大学的两面校旗下，几位教授模样的人，在学生的簇拥下正狼狈不堪地逃向路边。他首先认出简淑兰，上前格开追打的军警，帮助他们把教授们护送到路边。老教授们斯文扫地，大骂政府无道。大学生们忙向出手相救的人道谢，早有剧社的同学认出他来，惊喜地叫常大哥。常小健不顾寒暄，急问简淑兰：“蒋芸姗呢？”

简淑兰浑身被水龙浇得透湿，惊吓之中只是摇头，什么也说不出，倒是几个男生还不管不顾地往里冲，被常小健张臂拦住：“不行！里面太危险，不能再进去了！”



有个男生嘶声道：“让我们上，你看那些军警没人性，专门欺负女同学！”

常小健也看到了远处在棍棒下呻吟的一群女生，大学生们已从他身边冲过去，此时此刻，常小健被这种近乎悲壮的气氛打动，早把父亲的叮嘱抛到脑后，心想既然赶上了，反正都是弟弟的同学，不管是不是蒋芸姗，救得一个是一个，便随他们再次冲进混乱中。他第一个从警察棍棒下拉出来的居然是田冰，田冰鼻孔流了许多血仍在热情地笑：“常大哥，我刚才就看见你了，你真勇敢！”

常小健避开警察的棍棒，把她送到安全地带。这时，一个男生一瘸一拐地喘着粗气，向东指着焦急地大喊：“完了，蒋芸姗他们被抓走了！”

常小健一震，回头看见十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正把领头的学生押向飞行堡垒，烈日下水雾中，一个白色的身影特别醒目，她垂着头，长长的发辫落在地上，几乎是被一路拖着在走，常小健拨开人群飞奔而去。

两个警察拖着被打昏的女学生马上要到飞堡了，突然臂上吃痛，皆哎哟一声松开手。常小健孤军深入，只能以快取胜，横抱了蒋芸姗便往回奔，一路上不再躲闪，连吃枪托警棍。吃了亏的警察首先吆喝起来，追赶的军警便像滚雪球越来越多，到处是“抓住那小子，别让他跑了”的喊声，常小健奔至那伙同学中，放下蒋芸姗，连看也没看一眼就接着跑，他冲出一个百米，听到拉枪栓的声音从身后响起，知道肯定逃不掉了，停步一个急转身，有两个警察收不住撞上来，立刻如获至宝地把他抓住。常小健奋力扭过头，刚好看见蒋器正把蒋芸姗抱上车，而那边居然没有一个警察！

常小健目的达到，任由警察押着往回走。田冰和同学们愤怒地拥上来，大声嚷着和警察又推搡起来。常小健见大学生反过来救他，心中感动，喊道：“我没事！你们别过来，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。”又向警察喝道：“不要胡来，我叫律师告你们。”

混乱当口又听得咔嚓声不断，一个大胡子外国记者正在拍摄这个场面，已经有警察冲上去抢相机，那记者倒是十分镇定，用生硬的中文喊：“字林西报！”

警察一听美国人，知道惹不起，只吓唬几声便作罢，几位教授显然和那记者相识，叽里呱啦向他介绍着，常小健心中叫苦不迭，这副样子要是上了报，可是大大不妙，他在警察手中挣扎叫道：“不要登报，听见没有？NO！NO！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口便被堵住，那大胡子记者向这边伸出大拇指，样子竟是在赞他了。常小健哭笑不得，只能拼命低下头去。混乱中，他被押上飞行堡垒，因为连续袭警，因此格外受到优待，手上还多了副手铐。

拥挤闷热的飞堡中清一色大学生，个个都鼻青脸肿，反复大声唱着同一首歌：“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……”

大家见新押上来的人虽然年纪也不大，可大热天竟然西装笔挺、皮鞋闪亮，都笑个不停，揶揄道：“连洋行白领都抓来了，他妈的警察真是瞎眼了！”

后抓上来的学生则对他尊敬有加，向大家纷纷介绍：“这位先生支持学生运动，见义勇为救了好多教授和同学。”

学生们恍然大悟，不顾唱歌都问他姓什名谁，真把他当成了英雄一般。常小健长这么大，从未尝试过被人用枪指头的滋味，本来有些丧气，但一见这么多生龙活虎的大学生，也不禁被他们的热情乐观感染，心中想：小宇小魏等不到自己，一定急坏

了。爸爸万万不会想到大儿子会卷进学生运动，先出了事。唉，事已至此，也顾不上这么多了，自己被抓的消息最好能瞒过爸爸，不叫他知道。”

他哪里想到，蒋芸姗的同学已经在多方打听他的消息，准备向他家里报信了！

这一边蒋器为了找表姐，也吃了不少苦头，还被高压水龙浇成落汤鸡。他在关键时刻赶到圣大的队伍中，在一群学生和教授的簇拥中，看到表姐头破血流，人已经昏迷，惊恐万分，只顾抱她上车去医院，并不知道林小健救人被抓的惊险一幕。

蒋芸姗头上缝了七针，急救后被送进病房挂上吊瓶，很快清醒，见妈妈在一旁拭泪，姑妈也正看着她，昏昏沉沉道：“妈，我好好的，你哭什么！”

蒋清看侄女一张清丽的小脸被纱布缠了大半，睫毛长长地闪动着，一脸无辜相，又心疼又生气，嗔道：“还说呢！差点吓死你妈。阿器说你流了好多血。你真不要命了！”

妈妈泣道：“多亏阿器不顾危险地找到了你，要不然真不知你会成什么样儿！这些警察真心狠。”

刚好英雄救美的蒋器走进来，衣服还皱皱巴巴的，手中却拎了大堆的水果。

蒋芸姗感动非常，虚弱地抬了抬头：“阿器，谢谢你！”

蒋器孩子气地一笑，上前拍拍她的脸蛋：“穿医院的衣服也这么美。你快成圣女贞德了，女英雄！”

大家全被他逗笑了，蒋芸姗却还在问街上怎么样，被妈妈抢白道：“还能怎么样？刚才你的同学来电话，说你被警察抓起来了。你爸爸发动全家出去，现在还在各个警局查你的下落，都还不知你进医院呢！”

蒋器感慨道：“今天我可开眼了！简直是法西斯再现，中国太黑暗了！”

芸姗妈妈道：“阿器，不要学你表姐口无遮拦！”

蒋器满不在乎地端端肩：“没事儿！这里全是受伤的学生，医生护士客气得很。表姐她们真是英雄呢！”

蒋芸姗眼睛一亮：“这医院有同学吗？那快给我换个人多的病房吧！”

蒋清失笑：“这大小姐革命到家了，放着特护房不待要去挤普通病房，真快成小共产主义者了。”

妈妈才显出生气来：“阿姗，妈看你这个样子不忍心说你。可这回说什么也由不得你了。给我在这儿乖乖养着。一个女孩儿家，差一点就破了相，以后可怎么嫁人呐！”

蒋芸姗见一向和善的妈妈也严厉起来，不好再坚持。蒋器道：“妈、舅妈，你们午饭还没吃，先回去吧，表姐这里有我！”

蒋清点头道：“也好！回去看看大哥他们回来没有，到处找不到姗儿，一定着急了。”

姑嫂两人走出特护病房，一路下楼见走廊上也加了床，不少轻伤的学生就在外面的长椅上坐等治疗。

芸姗妈妈忧郁道：“阿清，学生们反对扶日，反对美货倾销，我也不是不赞同。可是这么多年轻学生都挨打被抓真是可怜。姗儿一向任性，这一次幸好有阿器救她，



真怕下一次就没这么好运了!”

蒋清道：“大嫂你也别太担心，吃一堑长一智，阿姗吃过这一次苦头，也不是坏事！”

那母亲继续诉说她的担忧：“姗儿娇生惯养着长大，从没受过什么委屈，也是我们给宠坏了。你不知道她有多犟，那脾气上来几头老牛也拉不回来。阿清，你的话她很信服，姗儿一向是很崇拜你的。”

蒋清笑笑：“我也摸不透年轻人的想法，他们天马行空、无拘无束，和我们想得不一样。”

“阿器快二十了，阿姗只比他大一岁，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。我们应该早些促成他们才是！姗儿在国内我总是提心吊胆，如果你带她去美国定居就再好不过了。”

蒋清点头道：“我何尝不想有小姗这么一个知心、美丽又聪慧的儿媳妇呢。可是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，小姗这样出色，怕是早有男孩子喜欢，未必会选蒋器。”

“谁说的！阿器人长得英俊，又有才华。这样的男孩子全上海也找不出第二个来！刚才你也见他们的样子，简直就是天生一对！这次姗儿出事，我真是吓了一跳，也促使我下定了决心。我要趁你们这次回来把亲事给定下来。你和器儿马上把她带走，书也去美国念，既成全了我们的心愿，也帮姗儿脱离了国内的环境，一举两得！等过几年，我们亲上加亲多好啊！”

蒋清回头看看医院，笑道：“真能如此，再好不过！”

两位母亲一拍即合，谈得十分投机。到了这个年纪，她们觉得有义务替儿女安排一个美好安宁的未来。

正如她们设想的一样，病房里，也是一幅温馨美丽的画面。蒋器正专心地削着一只梨子，蒋芸姗则目不转睛地望他。经过这一次，在她心目中，表弟不知不觉长大了，变得更像一个男人。他显然越长越有男人味儿，侧看上去，棱角分明的脸庞上，鼻梁坚挺，下面那个小小的钩儿显得格外与众不同，宽肩长腿，全身线条都是那样硬朗坚定。虽然平时一派懒散调皮的模样，可一旦做起事来就变得那样专心不二。蒋芸姗想象着他跻身水龙和警棍中间，不顾危险地救护自己的情形，心中充满柔情。她伸出一只手按在表弟胳膊上，轻轻道：“真不知要怎么谢你。”

蒋器削好一只梨，切成小块，大大咧咧道：“做我媳妇好了！”

蒋芸姗嗔怪地缩回手去，蒋器喂了一块梨给她：“别生气，我说着玩的！对了，今天我看见那个姓常的了，他还有脸问起你呢！我是没空理他，要不然我还要教训他！这种流氓见一次打一次！”

蒋芸姗心中一烦，侧过脸去：“不要再提这个人！”

蒋器见她生气，急忙哄道：“吃梨吃梨，养好身体，有力气再和你们那个什么混蛋政府理论！”

蒋芸姗扑哧一笑，又吃了一口梨，恨道：“还什么劳什子政府，早晚要垮台。我们就是要唤醒民众，早对政府没信心了。”

她又想起什么，认真叮嘱道：“阿器，你别总是要教训姓常的。他的背景很复杂，父亲是黑帮，他也是个流氓头子，还有两下子功夫。你一介书生，根本不是他的对

手!”

蒋器早视常小健为手下败将，心中好笑，一伸胳膊：“打怕了不是？你们今天才是秀才遇上兵，有理讲不清。这会子又教训我。放心吧，在美国我从没遇上对手。有一次，一个意大利佬要占妈妈便宜，叫我打落一口门牙。要不是得上了这个哮喘，我棒得很呢！刚才挨了几下警棍，这不也没事吗！”

蒋芸姗听他也挨了打，眼圈一红，起身要看：“打在哪里了？快给我看看，还痛吗？”

蒋器闪身摇头：“没事。今天一早我听说要镇压，就给舅妈打电话，他们说你肯定上街了，真把我给急坏了！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只要能找到你、保护你，我怎样都无所谓。”

蒋芸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大大的眼睛里注满泪水，半天半天才说了一句：“阿器，你真好！”

新源集 章八十四集



第四十八章 重施惩戒

常小健被关进洋浦分局的看守所，同时抓来的学生有百多人。警察恨他袭警，又一直口气强硬，把他和学生分开来，单独塞进了一间临时牢房，里面全是些待审的流氓、地痞。他们是想教训他一下，别别他的苗头。

常小健对监狱最多的认识，也就是关邵晓星的地方，那已经被忠义社打通了关节，开得再特殊不过。他从未见过如此腌臢的牢房，被推进去半天也没适应黑暗，只觉得里面人很多，鼻中闻到浓烈的体臭，顿觉呼吸不畅，突然眼前又一黑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，定睛一看，一张丑陋无比的脸上晃动着铁门的条影，正凑近了仔细端详他。常小健一阵厌恶，下意识地推开他，耳听一声怪笑：“嘿！这小家伙还有把子气力！哎，新来的，知道这儿的规矩不？”

常小健瞳孔逐渐收缩，已经看清这屋子里横七竖八挤了不下二十个人，个个眼神都像饿狼见了美味的猎物一样在看定他。他被水龙淋湿了半个身子，又在飞行堡垒中一捂一热，不知有多难受，这时松懈下来，被警棍击过的地方开始疼痛，摸摸后脑正在肿起来，似乎还凝了血块。他筋疲力尽，只觉得恶心，不愿再多花力气说话，就靠在铁栏门上摇摇头，心想什么时候能提审，好快些找律师来保释。

那容貌奇丑的汉子正是这间临时牢房的犯人头儿，他脸上叫两道深深的刀疤破了相，显得凶恶无比。他见这个公子哥模样的小子极不上路，挥手叫道：“妈的，装什么雏儿，给他点厉害瞧瞧！”

立刻有四五个身强力壮的犯人逼上来，动作迅速协调，把常小健四肢掣住反扣上